

父亲留下的借条

好雪片片

母亲本来话就不多,没有了父亲,母亲越发地不爱言语,她默默地清理着父亲留下来的点点滴滴,一条围巾,或是一副手套,当她找到父亲留下的四张借条时,终于不能自己,泪湿衣襟。

有一个姓于的有两张借条,各借2000元,一张是2000年借的,一张是2001年借的。母亲说,这个人就是咱们本地人。父亲的老朋友我都认识,我从没有听父亲提起过这个人。母亲说,这个人是父亲钓鱼的时候认识的,第一次借钱是他的一个儿子要买房子缺钱,父亲就把家里仅有的2000元钱借给他了,第二次借钱是他的一个小儿子要上大学,父亲又把刚存下的2000元钱借给他了。我说怎么有这么傻的人呀,跟人家又没有深交仅仅因为钓鱼认识了就把家里仅有的钱往外借。母亲说,其实那钱父亲是准备回老家用的。母亲说着泪又来了。

我记起父亲前两年老是念叨着说要回老家,后来突然就不再提了,没曾想是把钱借出去了。我对母亲说,今年,咱们一起回老家,把父亲的心愿了了。母亲说,要是咱们一大家子跟着父亲回去该有多好,现在父亲没了,她都不敢回去了。

说这话的时候是2002年10月。今年,母亲终于带着我们一大家子回到了父亲的老家沧州,回去的时候,母亲说,好像父亲也跟着了一块上了火车。

我忘不了911

蒲格

9月11日。是奶奶的祭日。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彩虹的日子。那一天我哭到眼皮厚得耷拉下来,见到阳光就想闭眼。很难看也很难过,却始终停不了啜泣。像是做梦,奶奶毫无预兆地走了。

我们住在一起快17年了。一个从没想过她离开后会怎样的人,突然的,就这样没有了。在我17岁生日的6天前。

路过奶奶的房间,奶奶的一切一切,变为桌上的一张彩色照片。我发誓我那一刻真的在逼自己不要哭,但为什么眼泪还是往下滑个不停。我知道人老了早走晚走总是要走的,奶奶走得那样轻松那样干净何尝不是好事。但却是我实在不能接受的突然。

星期天早晨,洗头的时候,还听见奶奶坐在门口的躺椅上打着不知是谁的、有人要没人要的毛衣,教训着拾垃圾的孩子不要敲,敲得吵死了。

当时我还想,老年人不是应该都喜欢热闹吗,她怎么偏偏爱安静,真是怪人。下午准备去学校的时候,看见奶奶躺在床上,缩成小小的一团。听我走近,她回头望了一眼,我竟不以为意。却想不到那是最后一眼。一向身体健康从未被任何病痛折磨的奶奶病得不能动了,我喊她她都没反应。

奶奶被送进医院,我却要赶到学校上自习。晚上回宿舍越想越害怕,忍不住和妈妈通电话,妈妈说,救过来可能是植物人。妈妈又咬咬

牙说,不要担心,没关系,卖房子就是了!

那一夜我脑中构想着奶奶终日瘫在床上的情景,她不能再自由地出去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,回来献宝似的要送给我“好”东西;在放学的路上看不见她晃晃悠悠着我那件小学校服抱着毛衣“虚着眼睛”对我嘀咕,这阿是格格啊?我迎上去喊过一声奶奶之后头都不回地继续向前走,却仍听见她在背后絮絮叨叨自言自语的声音;不能在我洗澡的时候敲门大喊:洗睡着啦,抓紧洗哎,煤气费着呢。然后是我不耐烦的敷衍;还有爸爸妈妈总是在的时候,她会一趟一趟地跑过来问,还没回来啊?就我们一老一小在家啊?饿了我那有饼干,脆脆的,好吃呢。

奶奶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看待。不管我6岁还是16岁。在她眼里我永远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娃娃。捡个小纸片都当宝要拿来给我玩。我又想起我小时候放暑假,奶奶和我一起去看连云港大伯。我没有座位,端着小板凳依偎在前排奶奶的旁边,玩弄着毛线团。我那么清晰地记得一切,那么多的事情汹涌而来。我很讨厌自己这样的记忆力,这些回忆现在想来是那样的让人惆怅。我开始算奶奶一天开始衰老的日子,怎样一步步走向老年痴呆,怎样日益糊涂,怎样如孩子般固执,怎样……怎样……

我难过得一夜睡醒醒醒。9月11日,5点50分。我起床开机,收到妈妈的信息:奶奶去世了。那一刻我接近麻

木,眼泪无声地滴。我的奶奶没了。

医院说:遭受重击,脑震荡,脑出血。我害怕想下去。直觉告诉我,她之前忍受了多大的痛苦。血慢慢地渗出,生命逐渐地远离,无可救药的疼痛。

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每天下午固定的散步时间中被谁撞了,还是自己不小心摔了一个跟头,又或者是稀里糊涂在找什么的时候撞到了桌角?这都已无法求证。可无论哪一种都让我心寒。

这些天我无数次地告诉自己,要为奶奶走得那样干净安详而高兴,可我仍一次次控制不住自己。我知道痴呆后的奶奶生活早已无乐趣,一些生活细节现在想来真的更难过。医生对爸爸说,你们家老人冥冥之中是在保佑你,她不想瘫在床上让你们受罪啊。

所有有奶奶的日子戛然而止,可是,我忘不掉。

(请作者来电告知地址)

外婆的孤独

麦子

外婆是个异乡的女人,在动乱的年代,一路漂泊而来。

不知什么原因,外婆一生没有孕育自己的儿女,这对一个女人是残忍的。她仅有的两个女儿——我的母亲和小姨,都是抱养的。再加上外公的早逝,又背上“克夫”的名誉,这对于一个异乡女子来说,是多么困难!邻居的歧视,族人的欺侮,周围人好奇的眼光都一次次地伤害了外婆的心灵。这些与后来外婆“孤僻”心理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关系。

很小的时候,我就常常看到外婆独自坐在房间里抽烟。她的烟瘾很大,以至于引发了严重的哮喘病。母亲虽极力劝她戒掉,但并不见得有好的效果。直到有一天,严重的肺部出血几乎要了她的命后,她才停止了吸烟。

我想,烟是外婆的朋友,在最孤独的时候将她百无聊赖的时光打发了。

外婆得了胆结石,这其实算不上大的疾病,外婆也这么认为。手术做得并不成功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病情开始变得复杂。于是开始筹措医疗费。这是不容易的,尤其在农村。那时我埋头于繁重的学习中,心情也不好,脾气很坏,对外婆也没有耐心,只是去医院看了几次。有一次,外婆出院回到小姨家,我去看了,她躺在床上,头发凌乱,很瘦很苍白,桌上放着没有动过的饭,这是我意想不到的。回家的路上,我哭了。

有一天,外婆说不用再浪费你们的钱了,不值得。我母亲和小姨流下了泪水。几天后,外婆便去世了——自溺在湖水中。

有一次,我翻阅家庭的相簿,看到一张张的合影,俱是一派的喜庆。我突然想,外婆与她的女儿们合过影吗?我找遍了所有的相片,结果没有找到,不光是外婆母女没有合过影,我们又何尝与外婆合过影呢?在外婆仅有的几张相片中,她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看着这个世界的。

在外婆去世的几年后,我终于明白了外婆的孤独。

投稿方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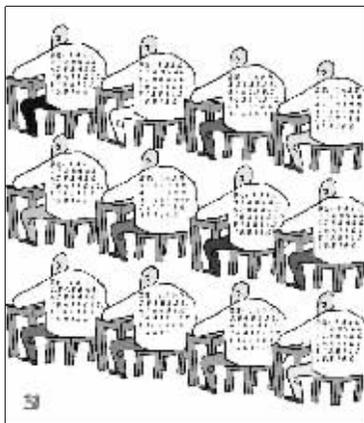
信箱:zhuhuihui8@163.com
投稿:南京市东宇大厦《现代快报》“逝者”版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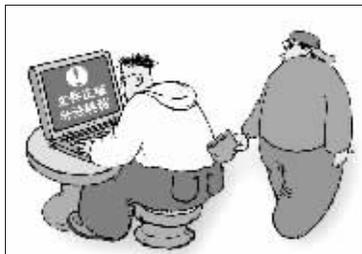
■ 世象



汇报 衣明举



开卷考试 海春



警告 肖承森

■ 图话新闻



行为“艺术”

1月27日,来自成都、重庆两地的行为艺术家和部分学生,在一次国际行为艺术展中,为观众现场展示了7件艺术作品。有人

把生日蛋糕野蛮地扣在自己的脸上,更有人将自己当成内衣在晾衣竿上“挂”起来。有观众参观展览后感觉不适,“倒吸了一口凉气”。而展览的发起者却称:“行为艺术就是要让大家在生理和心理上起点发应。”(据《重庆晚报》) 邝彪文/图

